

第一章 屋漏偏逢連夜雨

八月底九月初的天氣，晚上已帶兩分涼意。

范溪將紅薯米粥端進屋，借暮光將缺了口的碗放在床前高腳凳上，而後輕輕喚她娘。「娘，現在好些了嗎？我扶您坐起來喝口粥吧？」

夕陽自木窗格淺淺透進來，室內昏暗不堪，長寬皆不及六步的屋子內只放了一張床、一個箱籠和兩張板凳，其中一張被當做桌子，然而光照之處，一切簡樸又整潔，連床上虛弱的女人亦十分乾淨。

女人眯著眼，聽女兒連喚好幾聲，眼珠子方才轉了轉，聲音微弱，「溪兒吶？」

「哎，是我。」范溪上前扶住母親枯瘦的手與腰，將她扶起身。她已病十數天了，原本便瘦弱的身子骨此時更是輕得嚇人。

范溪麻利地將枕頭往她腰後一墊，讓她坐舒服些，才去端那碗溫熱的米粥，溫和道：「娘，今晚的粥放了紅薯與米，又香又甜，您嘗嘗。」

安娘勉強笑了笑，想抬手摸摸女兒的頭髮，奈何她手已抬不起來，只輕移到女兒細瘦的腿上搭著，「都已經到這時候了，還浪費這東西做什麼？」

「娘，您這說的是什麼話？」

「難為你們兄妹了。」

范溪伸出細瘦小手握住那冰涼的手，「有什麼為難的？娘若不在，我們兄妹歸那人與小婦管，方才叫為難，縱使是為了我們兄妹，您也得打起精神來。」

母女正說話間，外頭忽地傳來腳步聲，一健壯俊美的少年彎腰穿過門走來，聲音由遠及近，「妹妹此話有理，娘尚在，那人與小婦已如此猖狂，您若不在，我兄妹可還有活路？現如今，您多思無益，將養好身子骨才是正道。」

「大哥。」范溪喚了聲，讓開一些位置讓大哥走近。

范遠瞻摸摸妹妹的腦袋，去點起油燈。妹妹年方十歲，尚不及他腰部，頭頂卅發，在昏暗中更顯瘦小。

安娘隱去心酸，虛弱地笑了笑，「溪兒遠瞻都說得是，為娘想岔了。」

范遠瞻坐到床前那張矮凳上，接過碗給安娘餵食，「娘，您莫憂心銀錢，今日我去幫人做事，掙了十七個銅錢，您一日藥錢不過六七個銅錢，除去您的藥錢，還有結餘呢。」

安娘拍拍他結實的手臂，欣慰地點頭，「我兒有出息。」

范遠瞻目光堅定，繼續柔聲勸慰，「您在，我們這家方能興旺起來，待您病好，我再去讀兩年書，和積蘊一道去科考，也給您掙份家業。」

「我兒說得極是。」安娘望望他，又望望女兒，泛黃的眼中有著憧憬，輕喘著慢慢說道：「過兩年，你娶個媳婦回來，生兩個大胖小子，等家境好些，溪兒也方便說人家。」

范遠瞻溫聲回答，「那您得好起來，不然我們落到那人和小婦手裡，可沒好日子過。」

安娘被他這話一激，人還真的精神了些，一碗粥硬是喝下了大半碗。

餵完粥，待范遠瞻出去，范溪扶母親如廁，又幫她擦了擦臉和手，讓她睡下後，

才出去與兄長一起用晚飯。

人說家貧無食，他們的晚飯只有番薯與野菜湯，清湯寡水的，連絲油星兒都瞧不見。

但范溪並不在意這個，只是望了眼外邊的天色，擔憂地問：「二哥仍未歸家，是否需尋他一尋？」

范積蘊在縣學念書，近日母親病重，他每日都回來，大多時候日落前能到家，鮮有天快黑仍未歸家之時。

聽她這麼說，范遠瞻也有些擔心，他放下碗筷，眉頭微微蹙起，「我去村口瞧瞧，妳待在家裡，莫要出來走動。」

「哎。」范溪應聲，「大哥小心蛇蟲。」

范遠瞻溫和一笑，在不甚光亮的夕陽光線下露出一口白牙，「我知。」

他高大結實的身軀帶著少年人勃勃的熱意，一離開，屋內似乎也冷清幾分。

范溪擔憂地望了眼屋外，實在坐不住，乾脆去灶上燒熱水。

現在水冷，她寧可費些柴火燒熱水洗澡也好過直接洗冷水，若一個不慎染上風寒，只會令家中的情況雪上加霜。

屋外的光線還勉強看得清，范溪捨不得點燈，就這樣半摸著黑燒好水，提著水去洗澡。

澡房在側面，她點起一枝染了松香的竹篾，斜斜插在澡房門上，借著這點火光快速清洗自己。

她這一世方十歲，身體細瘦，前世老嚷嚷著要減肥卻幾無成效，這世倒好，瘦得顴骨都快突出來了。

這世按理說她不應當如此窮，父親明明還在外頭當個小武官，怎麼也淪落不到吃番薯粥喝野菜湯的地步，可惜她父親寵妾滅妻，滿心滿眼都是姨娘生的一雙孩兒，把原配妻兒扔在鄉下吃糠喫菜度日。

洗完澡，范溪坐在外頭等，直到她腦袋開始撐不住的一點一點，快睡著之際，才聽見有聲音傳來，正是她兩個哥哥的說話聲。

她急忙迎出去，「大哥，二哥。」

「溪兒。」范積蘊快步走過來，拍拍她的肩，「久等了，肚子可餓？」

「不餓。」范溪搖搖頭，有些擔心，「二哥，你今日怎麼那麼晚？」

「有人託我抄本集子，那人急著要，所以晚了些。」范積蘊邊說邊放下書筐，「娘今日如何了？我去瞧瞧。」話落便轉身進去裡屋看母親。

范溪則趕緊和大哥端菜擺飯，到了這時兄妹三人皆已累得夠嗆，草草用過飯，洗好碗，三人又去查看母親的情況，見她已在床上睡著才出來。

范溪喚一聲，「大哥。」

范遠瞻邁著步子走出裡屋，借著竹篾上的火光，唰唰把客廳一角的長條凳拖出來擺好，「溪兒要睡了？」

范溪點點頭，黑白分明的眼睛格外清亮。

范積蘊也過來幫她鋪床板。

范溪原本與母親睡，只是自她重病，就怕過病氣給女兒，便讓她一人獨自在客廳裡睡。

兩張條凳，三塊床板，外加一床單被，很快便鋪就一張簡易小床。

范遠瞻又揉揉妹妹的腦袋，「睡吧。」

「大哥，你與二哥也早些睡，燈火昏暗，莫熬壞眼睛了。」

「我知。」

家中貧窮，母親的藥錢尚無著落，范家兄弟倆白日勞作歸來，晚上回屋後還得抄書掙錢。

油燈如豆，兄弟倆就著那團光暈，面對面，用兩枝快禿的筆抵足抄書。

躺在硬梆梆的床板上，范溪心裡不斷思量著有什麼來錢的法子，若是再不多掙些銀錢，她們家的日子恐怕支撐不下去了。

睡著前她又往兄長房間看了眼，隱隱約約還能從門縫下看見微光，她心中暗自感歎一聲兄長們的辛勤，下一瞬間便撐不住的陷入黑沉的夢鄉。

許是心中存著事，范溪睡得並不踏實，第二天五更時分，便帶著一頭冷汗從淺眠中醒來。

外頭遠遠傳來雞叫聲，她抹了把臉，在床上坐了一會兒，才下床趿著草鞋去小解。恭桶在母親房裡，范溪推門走進房間後莫名覺得不對，腳步拐了個彎，走到床前，伸手摸了摸母親的手，不想這一摸之下，手下全是冷汗，觸之濕冷異常。

「大哥，二哥——」

邊喊人，范溪又往母親身上摸，只覺她額頭濕冷，身上全是冷汗，惟有心口殘存一抹熱氣，呼吸亦是又輕又淺，幾乎探不到。

她活了兩輩子，還是第一次面對這種情形，一時間慌了手腳。

在隔壁屋睡著的兄弟倆聽著呼喚都被驚醒，光著腳便跑了來。

范溪慌忙點起燈，「娘不好了！」

范遠瞻一摸母親的額頭，沉穩道：「溪兒莫慌，我這便去請大夫。積蘊，你在這兒照看娘。」

「哎，大哥你快去！」范溪話音未落，范遠瞻已拿了銀錢，如風一般出了門。

最近的黃大夫在隔壁許村，騎驢趕來都得半個時辰，留在家的兄妹倆簡直心急如焚。

看著越來越亮的天色，再看看母親白得發青的臉，范溪長呼一口氣，咬牙對二哥道：「不能這般下去，不然娘撐不到大夫來。二哥，我聽聞薤白加豬腰子一枚用大火熬湯後服用，功效等同於獨參湯。二哥你去買豬腰，我去挖薤白。」

范積蘊忙攔住往外奔去的妹妹，「妳聽誰說的？」

「忘了！薤白與豬腰都是好物，合起來吃應當也不會有事。二哥，娘這頭不能拖，我們死馬當活馬醫吧！」范溪焦急地催促，「我知道哪兒有薤白，你快去買豬腰子！」

范積蘊亦果斷，「那好，我去請隔壁蓮嫂子過來看著娘！天還未亮，溪兒妳小心蛇蟲。」

「哎。」范溪應了一聲，忙從門背後拿上小鋤頭，又去外頭拿竹筐。薤白即野蒜，她成日打豬草挖野菜的，對薤白的分佈區域一清二楚。她疾步如飛，一雙草鞋險些跑爛，待挖來薤白，去買豬腰子的范積蘊也將將到家，兄妹二人立即燒水煮湯。

湯水剛滾一會，受范積蘊所託的蓮娘急聲來喚，「積蘊，溪娘，快來！你們娘有話要說！」

兄妹倆一驚，臉色皆蒼白不已，最後還是范溪猛地回神，推了身旁的哥哥一把，「二哥，你快去，我舀藥湯。」說著，立刻從碗櫃裡拿出碗來，伸手舀正滾著的湯，只是心中焦急，手抖了下，滾燙的藥湯不慎濺在她手上，霎時起了幾點紅痕。范溪什麼都顧不上，端著小半碗藥湯就往母親房裡跑，一邊跑，淚水一邊如斷線珍珠般滾滾而落，險些落入湯碗裡。

蓮娘見她一個小小人兒邊哭邊跑，不由得無聲歎口氣，「快來。」

昏暗的裡屋，安娘已經不太喘得上氣，只是用勁攥住兒子手腕，手上全是滑膩的汗水。

「……你與大郎是兄長，好好讀書，出人頭地……也要好生照顧溪兒，護著她，莫讓你們祖母害了她……」

「娘！」范溪眼淚飛墜，「您莫說話，快進湯藥，等黃大夫來便好了。」

「我兒。」安娘眼中含淚，滿眼都是不捨，嘴角卻凝著一絲笑，說出來的話語只剩氣音，「妳要聽兄長們的話，定要互相扶持……」

安娘交代完一雙兒女後便昏了過去，臉色蠟黃地冒虛汗，整個人進氣多，出氣少。

「不成。」范溪將碗放到一旁，抹了把臉，帶著濃濃的鼻音說：「二哥，你扶一下娘，我來灌藥。」

范積蘊正有此意，疾步走過來扶起娘親，拿勺子舀起已經溫了的湯藥給她喝，但安娘人昏著，灌進去的湯藥大多流了出來，兄妹倆對視一眼，心下發沉。

范積蘊白玉一般的臉上急出冷汗，只能勉強自己鎮定，「得壓著娘的舌根，溪兒，妳快去拿根筷子過來。」

一旁的蓮娘立即開口，「我去拿。」

「勞煩。」

筷子拿來了，兄妹兩人便壓著他們娘親的舌根，將湯藥一點一點往她嘴裡灌。

灌完小半碗，范溪道：「鍋裡還有，我再去盛來。」

蓮娘忙跟著她過去，「我幫妳。」

一早上來來回回，鍋裡大半的湯藥終於都灌到安娘肚子裡去，還有小半流出來了，范溪用舊衣裳吸了個乾乾淨淨。

「來啦來啦，黃大夫來了！」兄妹倆正照顧母親的當頭，外面忽地傳來一聲叫喊，接著顧溪探頭一瞧，便看見大哥拉著一頭驢進來，驢上坐著一位老者。

老丈鬚髮皆白，滿臉都是皺紋，看起來甚是慈祥，他邊下驢邊問：「病人在何處？」

范遠瞻扶著他，匆匆回答：「在裡頭。」

兩人穿過院子，直往客廳裡走來。

「黃大夫！」范積蘊和范溪兩個面色焦急，兩人一左一右地帶著黃大夫轉到內室，將人引至母親床前，「您快來。」

黃大夫被兩人拉得一個踉蹌，幸虧范溪扶他一把才沒摔了，不過他並未為他們的魯莽感到不滿，只是搖頭歎了口氣，等看到床上病人的時候，眉頭才倏地一皺。他很快坐到床前給安娘把起脈來，過了一會兒才搖搖頭，目光看起來十分凝重，「風寒拖成了肺患。」

范遠瞻面色凝重的上前一步，「黃大夫，那我娘……」

「你娘現在氣血衰竭，幸而今早把命吊了過來，暫有一線生機。」黃大夫從藥箱裡找出一味丸子，「先讓她用人蔘丸子吊命吧。今日喝了什麼藥？」

范溪忙站上前，與兄長們一道將藥丸給母親餵下，方道：「今早剛喝過薤白煮豬腰子湯。」

黃大夫連連點頭，「妳這方子倒不錯，這樣吧，我再給你們開兩副方子。你們娘這個身子想必你們也清楚，究竟能不能好還不好說，若是信我，就跟著我的方子抓藥，莫心疼銀錢。」

范遠瞻握緊拳頭，沉聲回答，「多謝黃大夫，我們定不惜銀錢，按您給的方子抓藥。」

黃大夫又歎了口氣，就在板凳上開起方子來，寫好後略吹乾墨汁，便把方子給范家兄妹，並叮囑道：「你們都是孝順的孩子，只是人皆有命數，萬一你們娘真撐不過來，也莫太過心傷。」

三人心一緊，給老大夫磕了個頭，「多謝您。」

黃大夫抬手將他們三人扶起來，「醫者父母心，不必言謝，你們趕緊去給她抓藥吧，餵過藥要小心照顧。我看她身子已經很虛，現在蓋的棉被太過結實冷硬，不夠保暖，趕緊給你們娘換一床，若不然，一旦她冷著發了燒，大羅神仙也難救。」

「好的，待會我們便去給我娘換床新被子。」

「還有新褥子，衣裳也要換成棉衣，免得不透氣，一直悶著。」

老大夫說完，有些憐憫地看了他們三人一眼。這家家徒四壁，治病救人卻是筆大開銷，砸那麼多錢進去，還不知道人能否救回來，若救不回來，錢也就等同打水漂了。

偏他三人孝順，他也是於心不忍，最終還是給三人開了藥。

交代完被褥之事，老大夫又想起一事，「抓藥記得去縣裡的松仁堂，他家的藥最真，其他家藥效不一定有那麼好。」

「記下來了，多謝黃大夫！」

兄妹三人恭恭敬敬地給了出診費，又要把黃大夫送回去。

黃大夫搖搖頭，「就這幾步路，你們莫送了，回去好好看著你們娘，我過兩日再過來瞧瞧，若有什麼變化，也別耽擱，立刻來找我。」

黃大夫騎上毛驢出門後，回頭看了眼，見三人還恭敬地站在門前目送他，不禁又惋惜地歎口氣，益發可憐他們家孤兒寡母，雖有當家人，卻等於沒有。

范家兄妹等大夫走後又一通手忙腳亂，先把藥熬好給母親吃下，范遠瞻才去鎮上

買藥，范積蘊則繼續回去學堂讀書，范溪則去買棉被。

她在屋裡數了銅錢，又拜託隔壁的蓮娘幫忙看一會她娘才出了門。

沿小路往外走，直走到她家東邊的一戶人家，才去敲了那扇虛掩的門。

「是誰？」

「蕊嫂子，是我，溪娘。」

門裡很快探出一個梳起髮髻的年輕圓臉婦人，「溪娘？妳怎麼過來了，妳娘可有好些？」

「好一些了。」范溪沒多說，只問：「蕊嫂子，我想訂一套棉被棉褥，您這可有？」

蕊娘沒想到生意上門，連忙點頭，「有，妳要幾斤重的棉被？」

她家常年做棉花生意，在附近也是小有名氣，比起縣城裡的鋪子，她們家的棉被及棉布價格更實惠一些，附近的村人都願意來她家買，東西備得也全。

「八斤的可有？」

「有有有。」蕊娘道：「八斤的棉被一百二十個銅錢，褥子要那種？」

「五斤的。我還要六尺棉布，藍色的便成。」

蕊娘吃了一驚，「怎生要這麼多被褥布料？」

「黃大夫說我娘身體差，要注意保暖，我想新棉被最厚實，便來嫂子這裡買。」

蕊娘聞言略有些遲疑，「我家的可都是要現錢，概不賒帳的。」

范溪摸出錢袋，從裡面珍惜地數出兩百三十個銅錢，「棉被一百二十銅錢，褥子七十銅錢，棉布四十銅錢，您看看這裡夠不夠。」

見她拿出錢來，蕊娘臉上露出一絲羞赧，將銅錢接過來仔細數了一遍，「夠了，多謝照顧我生意，我去給妳拿被褥。」

都是村裡人，蕊娘心裡不好意思，特地撿了厚一些的棉被棉褥出來，又量好布，才溫和道：「這麼多東西妳拿不了，我一併送過去妳家吧。」

「多謝蕊嫂子。」

「不必客氣。」蕊娘抱著棉被往范家走，「你們兄妹可真孝順。」

范溪搖搖頭，「為人子女，理應如此。」

蕊娘歎了口氣，轉而又問，「妳娘已經病得如此重，妳爹可有寫信過來？」

聞言，范溪臉上只露出一抹諷刺。她爹還不知在哪個地方風流快活呢，寫個屁信！

他們兄妹也不會想寫信過去，若真寫信告訴她爹，說不得他還會歡呼雀躍，等著將那小妾扶正呢。

即使開朝便規定妾不能為妻，可現在已開國一百來年，很多規矩都不像剛開始那麼嚴格了，若她爹真將小妾扶為正妻，也無人會置喙。這事民不舉官不究，若真有人告官，官府也就判罰些銀錢，他爹不會有太大損失，若不是如此，諒他也不敢寵妾滅妻。

蕊娘跟著范溪來到她家，見家裡冷鍋冷灶，家徒四壁，內室僅一病人躺在床上，面色蠟黃，人事不知，心裡頗不是滋味。

他們范家村同祖同宗。安娘病後，全村人都來看她，關係好的還會送隻雞，帶條魚，關係不親密的也會帶把菜，抓個雞蛋來探望，可是……她指了指隔壁，小聲

問：「妳祖母他們如何說？」

「能如何說？」范溪只是苦笑了一下，沒再說下去。

見狀，蕊娘眼裡同情之色更濃，她拍了拍范溪的肩膀，卻不好多說什麼。

「溪娘，妳回來了？我剛餵妳娘喝下藥，她又睡了。」蓮娘從屋外走過來，手裡拿著條剛洗乾淨的帕子，朝蕊娘打招呼，「蕊娘。」

「蓮娘。」蕊娘向她點了點頭。

「勞煩蓮嫂子了。」范溪立即向蓮娘道謝。

蕊娘朝兩人揮揮手，「我家還有事，改日再敘。」

「哎，您忙。」

蓮娘擦了擦手道：「那我也回去了。」

范溪感激地送她回隔壁，再回屋整理剛買回來的被褥。

她迅速將新棉被套好，又裁布縫衣裳，打算簡單地弄身棉衣。

窮人孩子早當家，她現下雖才十歲，但已會裁衣，由於急著給母親換上，便也不做什麼複雜的衣裳，只是簡單的把布裁起來縫成衣褲即可。

饒是她動作俐落，也花了一日功夫才總算把衣裳做好。

傍晚，范遠瞻回家後，將母親抱起，范溪和范積蘊則合力將新棉被和褥子換上，待兄弟兩人出去後，范溪才為母親換衣服。

安娘病得十分重，即使這樣折騰，也只是略睜開眼，見兒女在，又安心地昏睡過去。

范溪見她這模樣，不由得有些擔心，好在伸手去摸母親額頭時，已經不燒了。

「溪兒，用飯吧？」

門外，范遠瞻和范積蘊已將妹妹做的飯菜擺好，就等她出來一起用飯。

「就來。」范溪幫她掖好被子，才轉身出去。

今日的飯菜與昨日差不多，一碗雜糧飯外加一顆水煮冬瓜。雜糧飯裡頭包括番薯芋頭和糙米，水煮冬瓜只放了鹽，連油都沒有。

范溪扒著飯，道：「今日給娘看病外加買棉被褥子和布，已用去半兩多銀錢，家中只剩三十多文。」

范遠瞻吃飯的手一頓，抬起一雙堅定的眼眸，「莫憂，這事交與兄長。」

范溪搖搖頭，「大哥二哥總是三更睡下，五更便起，再這般忙累下去，身子怕要拖垮。」

他們現在拚死拚活的，奈何鄉下地方沒有什麼掙錢的法子，好不容易才攢了點，如今又入不敷出了，雖然娘當年嫁時帶了十兩私房過來，可後來為了爹的升遷之路，早已經貼了出去，現在當真是一窮二白，把屋子都翻過來也搜不出銀錢來。要是一般人家，到現在這境地早已賣田賣地了，可惜他們家的田契地契都在祖母手裡，連房契亦是，想換點錢周轉都不成。

范遠瞻看著妹妹，故作輕鬆地說：「溪兒寬心，我與妳二哥能幫人挑貨，還能抄書，總能掙著些銀錢。」

說是這麼說，可兩人也不過是半大少年，能掙得多少？

范溪沉默一會才開口。「總不能全把事情壓在大哥二哥身上，我想上山撿點菌子賣，娘這頭不能沒人照看，我看請外婆過來照顧一段時間吧？」

「請外婆過來照看倒是可行，就怕舅舅他們不允。」

范溪抬眼看著他們，冷哼一聲，「怎麼會？舅母巴不得把外婆送過來，不用給外婆糧食，大哥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」

她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出這麼個法子，娘需要人照顧，哪怕隔壁的蓮娘算他們堂嫂，老勞煩人家也不是法子。

家裡銀錢緊張，最好他們三個人人都去掙錢才能賺得快，她知曉附近山上有幾個隱密的菌子窩，一天採二三十斤不成問題，能換幾十個銅錢，雖抵不上大用，掙兩服藥錢卻是夠了。

范遠瞻摸了摸她的腦袋，很是不贊同。「妳還小，想什麼掙銀錢的事？」

「我不小。」范溪卻一臉嚴肅。「華不緒九歲為宰，胡年子十歲撐家，我已十歲，也該養家了。」

聞言，范遠瞻與范積蘊皆是一陣心酸。

「我想上山採點菌子去賣，現下山上菌子那麼多，總有人願意吃口新鮮的，我也不求多，一天能換十幾二十個銅錢便差不多了。」

范遠瞻仍不同意，「不成，山上路滑，莫說妳一個小娃娃，很多年輕婦人都不敢去，若是在山上摔了怎麼辦？」

「不會的，大哥，我身手靈活得很，人又謹慎，不會摔著。」

「不成。」范遠瞻說一不二，最是威嚴。

范溪轉而去問二哥，軟聲哀求道：「二哥，你們讓我去吧。」

范積蘊憐惜的摸了摸她的頭髮，看著妹妹的臉，心裡還有另一層隱憂。

他家溪兒年紀漸大，長相益發出色，就算整個縣城也沒有哪個女兒家能與她相比。這般好的相貌，若放在大富大貴之家，必定欣喜不已，可在他們農家，卻說不好是禍是福了。

即使溪兒每日都用藥粉把臉染黃，看起來仍清秀悅目，因此兩人對妹妹皆不放心。現下雖是太平盛世，時不時還是會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，尤其村裡閒漢多，若一不小心出了意外……他不敢深想。

范溪觀著兩位兄長的臉色，想了想，又道：「我不一人去，我找素娘她們跟我一道上山，前兩天她還與我說想吃菌子，正好我們可結伴，再拉上村裡其他姑娘，想必她們也願意的。」

聽她這麼說，范遠瞻臉上的擔憂之色才輕了些。

范溪見有戲，更是卯足勁地全力勸說，好不容易兩位兄長才總算應下，不過仍頻頻交代她不要去得太早回得太晚。

「我知道，我會當心的。」范溪乖巧應下，「大哥二哥莫擔憂。」

范積蘊吃了幾口飯，忽然抬頭道：「家中情況已這般，乾脆我也不讀了，去鎮上看看有什麼活幹，還能多掙幾個錢。」

讀書忒費銀錢，眼見又到月末，下月的筆墨費還無著落，乾脆別讀了，幫人抄書

也好，算帳也罷，多少能賺一筆。

此話一出，范遠瞻與范溪皆吃了一驚，范積蘊沒看他們，只是垂眸道：「我已十五，該幫家中分擔一二。」

「不成。」

「二哥何必出此下策？」

范遠瞻肅容，「眼看明春二月就要縣試，先前九十九步已走了，剩下一步怎可功虧一簣？」

「無妨，夫子說我火候已足，縱使不讀，明春考秀才亦不成問題。」范積蘊看看兄長，又看看妹妹，輕聲道：「我亦為人子，總不能什麼事都壓在你們身上。大哥今春便已放棄就學，溪兒尚小都要出門掙錢，這種境況，縱使讓我繼續讀，我也無入學的心思。」

兄妹三人沉默一會，范溪才開口。「二哥此言差矣。你若能考中秀才，我們的困境即便不說立減，也能緩解不少。」

范積蘊卻像心意已決一般，「無礙，我能一邊做事一邊夜讀。」

范溪看了他好一會，最終忍不住說：「二哥，你還未考取功名，即便去做事，也掙不來幾個銀錢，不如專心攻讀，否則若退學，你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聽聞沙村欲建族學，夫子願推舉我去試試。」

「村中小兒未曾學禮，大多頑劣，二哥若去，每日陷於學生中，必無法如現今這般專注於學業。旁的不說，隔壁兩位弟弟每日有多鬧騰你總該知曉，他們都已如此令人頭疼，若變為十位、二十位，你當如何自處？」

范積蘊也知她這話現實，奈何心底總有不甘，忍不住用手捶了下桌子，桌上碗筷被震起，他壓低聲音怒吼，「難不成你們這樣日日辛苦忙累，我便躲到學堂中去？」

「二哥不是還在抄書掙錢嗎？一旦你考取秀才，縱使去當夫子，坐館也比旁人多得幾個錢。再者，你才華出眾，若為廩生，一年就有六兩，外加糧米若干，豈不比坐館實在？」

范遠瞻也跟著勸，「我們一家本有兩個讀書人，我自身讀書無甚天賦，所以放棄，難不成你也要放棄？我家這脈難道就要讓小婦庶子出頭？」

范積蘊長吁一口氣，這才不再說了。

用過晚飯，兄妹三人端湯藥進房，安娘聽到動靜，吃力地睜開眼，借著昏黃的油燈望向他們。

「娘！您醒了？」范溪驚喜的瞪大了眼。用飯前他們進來看過，娘還昏迷不醒的。

「溪兒。」安娘目光柔和的看向兒女，「遠瞻，積蘊。」

范遠瞻扶她坐起來，倚靠在牆上，「娘，您現在可好些了？」

「好多了。」安娘蒼白著臉笑笑。

范溪分明見她撐在身側的手臂在抖，便道：「娘，您先喝藥，再用點粥吧？」

「哎。」安娘沒拒絕。

於是范遠瞻餵湯藥，范積蘊輕輕按摩母親的雙腿，安娘看著三個兒女，眸子裡全是滿足。

只是她精神不濟，勉強喝完一碗湯藥及小半碗粥，便又昏睡過去了。

第二章 三個孩子當自強

第二日一早，范溪匆匆洗漱完，看過她娘後，便走進廚房熬藥煮飯，她今日要出門採菌子，得早一些。

范積蘊則借著剛亮的天光，在廳堂繼續幫人抄書，范遠瞻則去隔壁村接外祖母去了。

他們外祖父姓曾，是位秀才，加過秋闈幾次，奈何始終差點運道。後來他死心，乾脆在家閉門教書，最終也掙出一番家業，在附近挺有名氣，若非他英年早逝，范溪幾人也不至於落到這地步。

外祖父子息不旺，最終只生了一子一女，兒子腦袋不怎麼靈光，沒繼承他老人家衣鉢，歷經幾次變故後，家中很快敗落下去，現今只是普通農戶。

范溪舅舅人還算孝順，只是太過懼內，舅母為人小氣，家裡又有個兒子讀書，日子過得很艱苦。

當鍋裡的雜糧飯即將炊熟之時，范遠瞻帶著外祖母柴氏回來了。

范溪聽見外面的聲音，趕忙出去看。

「外婆！」

院子裡頭髮花白的老人家聞言抬頭眯眼看，見外孫女站在廊下，身上圍裙還未來得及取下，趕忙上前兩步。

「溪兒。」柴氏抹了把淚，走上前用粗糙的手指摸摸外孫女的臉蛋，心肝都疼了，眼淚又淌出來，「我的安娘啊，怎麼這麼年輕就生了這樣的大病？苦了我的溪兒了！」

范溪連忙扶著她進裡屋坐下，不斷寬慰道：「外婆，您莫哭，都熬過來了。」

外祖母年歲也不算大，現年不過五十多，只不過過度操勞，整個人看起來又乾又瘦，十分矮小，比范溪高不了多少。

「妳娘可好些了？」

「好多了。娘在裡面，已經緩過來了，還請外婆幫我們照看幾日。」

「自家人有什麼好吝氣的。」老人家坐不住，站起來就往裡屋走，「我去瞧瞧妳娘。」

范溪乖乖跟在後頭，眼角餘光見大哥手中提著一個大包裹，不由得朝他投去詢問的目光。

范遠瞻注意到了，悄聲說：「外婆帶的。」

范溪接過包裹，等打開一瞧，發現裡面不僅有一包米，還有兩刀臘肉，不禁吃了一驚，「怎麼還有肉？」

范遠瞻搖搖頭表示不知。

范溪不由得歎氣，「外婆帶了那麼多東西，舅母心中豈不會有意見？別到時候外婆回去又吵起來。」

柴氏已經看過女兒，見女兒安睡著，便又悄然退出房來，沒想到一出來便聽見這話，見外孫女小大人的模樣，她心中既心酸又欣慰，忍不住伸出枯瘦的胳膊攬了

下外孫女的肩，「妳舅舅也知道，放心吧。」

於是家人用完早飯，各自出發。

范溪先到村口等待，不一會兒，就又來了三五個穿著青布衣衫的小姑娘。

「溪娘。」

「溪娘，妳好早呀！」

一群小姑娘們背著籬筐，噝噝喳喳的跟范溪打招呼，黑黃的小臉上滿是笑容。

范溪揚揚手，「妳們也早，可都用過飯了？」

「用過了。」其中一個小姑娘挽住她的手，略顯黝黑的臉上帶著點疑惑，左右張望了下，「藤娘怎麼還未來？」

「估摸著有什麼事絆住了吧，我們在這兒等她一會。」

村裡半大小子和姑娘們此時皆沒什麼事做，下田有父母，他們身子骨還未長成，不能幹重活，乾脆時不時進山，九月的天氣，山上有不少野菜野果和菌子，好歹能弄兩口新鮮吃食給家裡加菜。

一群小姑娘坐在樹下，其中和范溪交好的姑娘問：「溪娘，妳娘情況如何了？」

范溪表情樂觀，「黃大夫開了藥，正在吃著，想必會慢慢好起來。」

「嗯，黃大夫醫術可好了，妳娘定會無礙的。」

「就是。溪娘，何時有空，讓妳兄長去廟裡上個香，求個符吧？」

范溪點頭，「等有空，我們定然去。」

她們就這樣聊著天，不一會兒，一個瘦小的黑臉姑娘便背著竹筐跑過來，「對不住大家，剛在家中剝豬草，耽擱了會兒。」

「無事。」

「哎，我們趕緊上山吧？我娘說想吃青皮囊，讓我摘點。」

「我上次瞧見好大一片青皮囊，不曉得熟了沒有。」

村莊附近就那麼幾座山，她們經常上山砍柴、採菌子，從未遇見凶獸，家中父母亦不擔心這事。

上了山後，姑娘們砍柴的砍柴，撿菌子的撿菌子，范溪沒和大夥在一塊，只和大家說一聲後，便往山的另一頭走去。

幾人自小在村裡長大，山上哪裡有菌子，哪兒沒有，大概都知曉，於是便一個一個菌子窩找過去，有默契地各走一方，並不重複。

其他姑娘只撿夠自家吃的菌子便再背捆柴下山回家，范溪則不同，她想摘菌子到縣城賣，所以撿了快兩個時辰，背後的籬筐已裝了大半，仍未停手。

正下到山腰專心致志撿菌子之時，就聽山上夥伴揚聲喊道：「溪娘，時辰已到隅中了，妳可要回去了？」

「還沒有，妳們先回去吧。」

「那我們回去了，妳自個兒當心。」

范溪應了聲，沒一會，整片山林都安靜了下來。

她一直在找菌子，直到日頭過了正中，開始往西去，方才停下來。

眼下她的背筐已裝滿，常見的菌子放在下頭，羊肝菌、牛肚菌、雞樅、松茸等放

在上頭，上面還放了幾片寬大的樹葉遮住，免得陽光把菌子曬焉了。她整日都頂著大太陽幹活，此時哪怕臉上染著藥粉，也能明顯看出整張臉曬得通紅。

下了山回家，一進院子，柴氏聽見動靜，趕緊出來，伸手幫她接過背筐，「怎麼回來得這樣晚？」

「山上菌子多，略耽擱了會。」范溪揉揉自個兒發疼的肩，又用手搨了搨風，和外祖母一起將菌子放到廊下，「外婆，我去看看我娘。」

「去吧。」柴氏摸了她額頭一把，慈祥的笑道：「妳娘早上醒了兩回，喝了兩碗粥，我瞧著她身子骨應是好一些了。」

「當真？」范溪大喜，快步穿過客廳，跑進裡屋瞧，只見她娘又在睡，不過臉色瞧著的確比前兩日好多了，有了血色，登時鬆了口氣。

柴氏已經將飯食擺在飯桌上，見她自裡屋出來，忙催促她，「快去洗把臉，過來用飯。」

「哎，外婆，我先給鄰家嫂子送點菌子。」范溪從客廳一角翻出個小籃子，將各類菌菇都往裡頭裝了一把，直至把小籃子裝滿，「先前鄰家嫂子幫我們良多，我送點菌子給她嘗嘗。」

「應當應當！」柴氏笑咪咪的，很高興她的懂事，「快去快回。」

范溪應聲，提著裙子出了院子就往右拐，到了隔壁家門前喚道：「蓮嫂子可在家？」

「在，快進來。」

范溪進了門，發現裡頭不僅有蓮娘，她婆母也在。

范溪福了福身，笑道：「伯母，蓮嫂子，今天我採了點菌子，送給妳們嘗嘗。」

她伯母和善地笑了笑，「我們哪能要，你自己收起來，下午不是要弄去賣嗎？」

「我那頭另外留了要賣的，不是什麼珍貴的東西，您留著嘗嘗鮮。」范溪逕自將菌子放下，笑說：「伯母勿推拒，這是我的心意，不然下次都不敢麻煩您與蓮嫂子了。」

「妳這麼說我便嘗嘗，我中午摘了兩個老南瓜，妳抱一個回去吃吧。」

「這怎麼好意思？」

「有何不好意思？」

就這般，范溪提了一籃菌子過去，又提了個南瓜回來。

柴氏見了，摸著那南瓜，不禁歎氣，「妳說都是一家子兄弟，怎麼妳祖母家與妳堂伯家行事相差這樣大？」

說著，柴氏不禁黯然神傷。她與丈夫先前嫁女時，還當女婿是個有出息的，不料女婿竟行事荒唐，親家母更是難以相處。

范溪坐下邊吃飯邊聽外婆絮叨，快速吃完飯，又將外頭的菌子倒出來簡單收拾了一下，挑掉上面的雜物，又用稻草小心的把泥巴擦掉，力圖讓菌子更好看些。

收拾好菌子，正打算去荷塘裡摘些荷葉回來包菌子，外頭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娘子便走近她家門邊。

小娘子比她高小半個腦袋，人瘦皮膚黃，顴骨突出，瞧著有些刻薄，一開口便道：

「溪娘，奶奶說妳上午去採菌子了，拿點菌子讓我回家煮湯。」

范溪深深的看了她一眼，什麼都沒說，轉身給她捧了一捧菌子。

這小娘子是她小叔的女兒，名喚桂娘，他們范家世代聚居於此，彼此離得極近。范溪的祖父三十多便去了，留下祖母拉拔她父親與叔叔長大，早年時候，她祖母是跟著她家吃的，而後她父親去外頭當官，她祖母不待見她娘，便去了她小叔家。她祖母難纏，小嬸亦不是盞省油的燈，桂娘在這兩人的薰陶之下，性子亦比一般小姑娘刻薄，范溪不欲與她一般見識。

那小娘子從鼻孔裡一哼，並不接菌子，只用那雙單眼皮眼睛居高臨下的諷刺道：「妳可真孝順，採了一整筐菌子，只拿這麼一點給奶奶煮湯喝？」

范溪眉頭微皺，「那筐菌子要賣了換錢給我娘買藥吃。若奶奶願意借我們家一點錢，整筐菌子拿來給奶奶煮湯喝也不成問題。」

「伯娘病了又非我家所害，難不成伯娘這當晚輩的病了，奶奶連口菌子湯都不能喝？妳若只給這麼一點，我便回去請奶奶過來瞧瞧了。」

范溪見她得意的臉龐，實在不想與她糾纏，又回去捧了一把菌子過來。

桂娘還是不滿意，剛想開口再說，范溪卻盯住她，一字一句冷聲道：「這可是要用來賣錢給我娘治病的菌子，若我娘沒錢治病活不了，你們吃這菌子，可是吃了我娘的命。」

她從不是個好相與的人，小時候便已經很凶，出了名的淘氣小子在她手上都過不了五招，時不時就要被她壓著捶一頓，加上還有兩個哥哥護著，大夥都不敢惹她。現下就她們兩個，萬一范溪發起瘋來，可是連小娘子都捶的。

桂娘吃過好幾次虧，見她這模樣，心裡有些發慌，偏還要嘴硬，「不給便不給，待我告訴奶奶，瞧她老人家怎麼收拾你！」說著又從鼻腔重重哼了聲，才用圍裙兜著菌子，扭頭回家去了。

其實她奶奶根本沒看到范溪摘菌子，是她娘叫她來要的，若真鬧起來，她也少不了挨一頓罵。

「溪兒？」柴氏收拾完灶台出來，疑惑地看了眼，「剛才妳與誰在說話？」

「沒人。」范溪隨口應一聲，背上空背筐就要出門，「外婆，我出去了。」

柴氏忙拿一頂草帽追上來，「妳好歹戴頂草帽遮遮日光，莫把一身皮子曬黑了。」

范溪順手接過草帽，提上籃子與柴刀，到外頭摘荷葉砍柳條。

菌子並非什麼稀罕玩意，她打算等會兒邊賣菌子邊編柳條籃子，若誰買到兩斤以上，便送個籃子。

從她們村到縣城，走路差不多要半個時辰，砍完柳條，范溪看看日頭，趕忙回家帶上菌子和秤到縣城去。

范遠瞻在縣城一間鋪子幹活，她特地找去他那邊，就是明白自己一個小姑娘，又帶了這麼多菌子，萬一遇上小混混，沒個大人在，恐怕會吃虧。

范遠瞻眼睛利，一眼就瞧見妹妹，忙跟東家說了聲，從店鋪裡出來。

這條街上賣什麼的都有，不少人就在路旁擺攤，范溪瞄到一個位置，正想過去，眼角餘光瞥見她大哥便笑開了，「大哥！」

「溪兒。」范遠瞻大步走過來，伸出強健的手臂拎起妹妹背上的背筐，這一拎立即大吃一驚，「怎麼這麼重？怕有三十來斤吧，都是上午採的？」

范溪抹抹額頭上的汗水，「沒到三十斤。」

看著她通紅的小臉和瘦弱的肩膀，范遠瞻有些心疼，「下次莫背那麼多了，小心壓壞了身子不長個。」

「不算多，我背得動。」

范遠瞻打定主意下次不讓她背那麼多，嘴上卻道：「溪兒可真能幹，一上午便採了那麼多。」

他妹妹最能幹，村裡好多嫁了人的姑娘都沒他妹妹能幹。

范溪早上一直從辰時採到午時，鑽了不少草叢，採到那麼多也不出奇。她朝兄長露出一口白牙，有些小得意地笑了笑，「不算多，我知道好幾個隱密的菌子窩都沒告訴別人，這次全都光顧過了。」

范遠瞻幫她把帶來的芭蕉葉鋪在地上，而後將一部分菌子倒出來，又翻看著籬筐，奇道：「怎麼還帶了柳條？」

「我等會邊賣菌子邊編柳條籃，若誰買了兩斤以上，我就送個籃子裝菌子。」

前世的見識讓她有不少促銷手段，這次也是試試水溫。

范遠瞻知曉自己這妹妹最聰明，不由得又歎了口氣。

他妹妹若不生在他家，定能過上好日子。

由於還得回鋪子裡，他幫忙擺好菌子，便囑咐妹妹有事便喊一聲。

「我知曉，大哥你放心吧。」范溪乖巧應下，又抓起提前編好的小籃子，裝了一斤多的菌子遞給他，「大哥，你帶點菌子給你東家嘗嘗。」

鋪子裡還有活計，范遠瞻再不放心，也只能提著菌子回去。

范溪將背筐下頭吊著的藤板凳拿出來放到屁股底下，一邊頂著日光編柳條籃子，一邊賣菌子。

旁邊擺攤賣茄子豆角的大嬸睜她一屁股坐下，光把菌子鋪開也不叫賣，以為她不曉得做買賣的事，禁不住提醒她，「小娘子，賣菜可得喊出來，別人方能知曉。喏，像這般——」

范溪黑白分明的眸子詫異地望過去，就聽見大嬸明朗爽利的聲音。

「賣茄瓜——茄瓜豆角豌豆尖尖——」

范溪抿嘴笑笑，「謝謝嬸子。」

大嬸鼓勵地朝她一笑，「莫害臊，做生意就得要這般爽快，妳來試試！」

范溪深吸一口氣，又朝大嬸笑笑，開始喊，「賣菌子——羊肝牛肚雞樅松茸——」她緊張得喉嚨發緊，嗓子乾澀，喊出來的聲音比貓叫大不了多少。

旁邊幾位攤主頓時都笑了。

賣菜的大嬸笑著鼓勵她，「萬事都有第一回，喊出來便好了。」

旁邊賣瓜的老漢瞧她擺了半地的菌子，感興趣的搭話，「這麼多菌子，都從山上採來的？」

旁邊賣涼粉豆腐花的嬸子忍不住笑，「瞧你這話，若不是自山上採來，難不成還

能生在她家籬筐裡？」

「我這不是看菌子多嘛！」

賣菜的大嬸道：「再叫一次吧？」

范溪定定神，張嘴便叫，「賣菌子——羊肚牛肚雞樅松茸——買的多送柳條籃！」這一遍叫完，她聲音大得多了，清脆的少女聲音在街上迴盪，引得路人的目光紛紛朝她看過來。

旁邊人似與她應和一般，也叫賣起來，霎時，滿條街上響起各式各樣的吆喝聲。

「涼粉豆腐花——吃著甜掉牙——」

「西瓜——又大又甜的大西瓜，不甜不要錢。」

「油皮鴨，香脆可口人人誇——」

第三章 無本生意試身手

范溪小聲脆，在一眾叫賣聲中很快脫穎而出，沒一會兒便有個灰衣婦人走過來。

「菌子怎麼賣？」

「大娘，這堆四個銅錢一斤，我上午才採的，新鮮異常。」

婦人看向雞樅，「這堆價錢呢？」

「六個銅錢一斤。」

婦人聲音提高了些，細長的柳葉眉也皺了起來，「怎麼這樣貴？肉才八個銅錢一斤！」

范溪略帶歉意地笑笑，「這些菌子較為稀少，我草鞋都走爛了才找到這麼些，故賣得貴一些，您若嫌貴，嘗嘗旁邊這堆菌子亦別有風味。」

「四個銅錢吧？若四個銅錢，我便來兩斤。」

范溪搖搖頭，誠懇道：「大娘，我這菌子，縱使送去酒樓都能賣到五個銅錢一斤，四個銅錢真不成。」

「天生地長的東西妳還賣那樣貴呀？別人兩個銅錢便賣了。」

「這不是上山不容易嗎？山路滑，若一個不慎，人就得摔跤了。大娘您買點回家嘗個新鮮唄，三個銅錢買上半斤已能炒一盤鮮嫩菜肴了。」

不知哪句話打動了婦人，她只猶豫一下，最終還是蹲下來挑菌子，挑來挑去，好不容易挑出個頭大的，「妳可得給足秤。」

范溪抬頭朝她笑了一下，「您放心，我們做生意，不敢胡來的。」

她將秤提起，秤桿高高地翹著，婦人仔細看過秤的數字，方才滿意地點頭。

「我給您包上。」范溪用荷葉將菌子包好，又從菌子堆中拈了兩朵作為贈品，而後對婦人笑道：「大娘，這荷葉也是我來之前方採的新鮮荷葉，煮粥煮湯都不錯，您若好這口，也可嘗嘗。」

婦人瞧著她麻利的動作，滿意地點頭，「妳這小娘子，做起生意來倒不賴。」

范溪笑笑。

第一單生意開張，旁邊有幾個客人也圍了過來，有人翻了一陣，搖搖頭走了，也有客人要個半斤一斤，范溪都給足數，又略多送兩朵。

正忙著，有個脆生生的聲音插進來。

「妳這買菌子送柳條籃，如何送？」

范溪抽空看那買菜的小娘子一眼，「買這六銅錢一斤的菌子兩斤以上就送個柳條籃，四斤送兩個，六斤送三個，以此類推。」

旁邊正在買的婦人聽了便笑，「若我能買十二個銅錢的菌子，也送柳條籃嗎？」

「送！」范溪果斷點頭，實際上，她才編好兩個半籃子，若客人買多了，還得略等一等，待她籃子編好才行。

婦人笑著搖搖頭，只要了兩個銅錢的菌子。

小娘子倒豪氣，「給我來兩斤。」

范溪一幫著秤好，收錢，結果竟有人眼饞她編的籃子，特地買上兩三斤菌子，就為掙一個。

客人們就這般你半斤，我一斤的，眼見太陽斜到山頂時，范溪的菌子只剩約大半斤，外帶十來根柳條。

剩下的菌子要麼比較小朵，要麼有殘缺，范溪不打算繼續耗時間，便將剩下的撿進籃子裡，放到隔壁賣菜大嬸的攤子旁，「嬸子，我賣完了，馬上歸家，這籃子您留著用吧，也嘗嘗我家的菌子。」

大嬸拿起籃子，左右瞧瞧，讚歎道：「妳手真巧，若拿去賣，起碼得賣到兩三個銅錢。」

「隨意編的，當不得什麼。」范溪將東西放入籬筐內，對大嬸笑笑，「嬸子，我先回去了，今日多謝您。」

「哎。」大嬸忙拿上兩根茄子，又抓把豌豆尖塞到她背筐裡，「妳也嘗嘗我家的菜！」

范溪抿著嘴笑笑，沒推拒，「多謝大嬸。」

她沒往縣城外走，而是去大哥工作的鋪子外頭等。

東家一眼見到她便樂呵呵道：「溪娘吧？快進來，多謝妳送的菌子。」

范溪笑得很開心。「就山上的野貨，不值什麼錢，哪裡用得著謝？」

范遠瞻看見妹妹，無聲地朝她笑笑，又手腳麻利地搬貨去了。

這間店賣的是雜貨，無論是油鹽醬醋或各色調料糧食雜物，應有盡有。

范溪坐在東家給的小凳子上，看她大哥忙活。

天氣熱，大哥的褂子都濕了，透出裡頭精壯結實的肌肉，來買調料的大姑娘或小媳婦，無論年齡如何，都免不了多看他一眼。

范溪心頭有些驕傲，覺得自家大哥長得最好，劍眉星目，輪廓鮮明，一笑便是一口白牙，彷彿滿天星辰都放他眸子裡了。

附近不少小娘子都偷偷給她大哥送過手帕，連帶她這當妹子的也沒少受人所託，得些甜頭。

看完兄長，她又扭頭睜著一雙清亮的眼睛打量起雜貨鋪來。

鋪子裡東西那樣多，她有好幾樣想買，最想買的便是紅糖。

二十銅錢一斤的紅糖，若能買上半斤，家裡能用好久。

娘現今情況不好，還在屋裡躺著，若買包紅糖帶回去，煮粥的時候放一點，甜甜

嘴也好。糖是好東西，她娘那麼虛弱，喝點糖粥，亦有利於補元氣。

她方才便悄悄數過今日的進帳，總共掙了一百一十八銅錢，純利，拿出十個銅錢來買點糖，再買點八角桂皮，等會歸家之時，再花上三五銅錢帶一兩根豬腿骨回去，讓家人好生補補也好。

東家沒想到她會買糖，當即笑得更為慈祥，「要半斤？」

「嗯，勞煩您。」

東家爽快地親手給她秤好，還額外多給了半勺，「若要香料，自個兒拿便是。」范溪不好意思，東家便將各式香料都取了點，用油紙包好塞到她手上，笑道：「拿著吧。」

說著，又朝不遠處的范遠瞻交代，「今日忙得差不多了，遠瞻，你早些帶你妹妹回去，天黑後蚊蟲多。」

范溪這才朝東家福了福，甜甜地道謝。

范遠瞻應了聲，迅速將手頭的東西整理好，才跟東家告別，帶著妹妹回家。

兩人出了店門，范溪立即說：「大哥，這頭。」

今天生意好，她聲音裡頭還帶著點難言的歡快。

范遠瞻跟著心情好起來，摸摸妹妹的腦袋，笑問：「去這頭做什麼？」

范溪腳步輕快得都快蹦著走了，她抬頭，眉眼彎彎道：「我們去買兩根豬腿骨，熬點湯補補。」

「成。」范遠瞻將她的背筐接過來，背到自個兒身上。

范溪將鼓鼓囊囊的錢袋也塞到他手上，「大哥，你來保管。」

范遠瞻接過後吃了一驚，壓低聲音問：「不過一日功夫，獲利竟這樣多？」

「也就占了個新鮮的便宜，明日怕就沒這麼多了。」

「若能有一半，這樁生意也不錯。」范遠瞻摸摸妹妹的腦袋，輕歎一聲，「就是辛苦溪兒了。」

「家中誰不辛苦？」范溪搖搖頭，眉眼彎彎，唇紅齒白，聲音輕快，「一家人不說這個。」

范遠瞻對懂事的妹妹喜愛得不得了，大手寵溺的又揉揉她腦袋，輕輕應道：「嗯。」

兩人轉進賣肉的小巷子。天色已晚，肉攤子只剩兩家還在營業。

范溪走向其中一家，昂首問：「老伯，您這豬腿骨怎麼賣？」

屠夫見她一個小女孩，隨口道：「只剩兩根，妳若全要，一斤三個銅錢就行。」

范溪看著還附著薄薄一層肉的腿骨，心裡也生出薄薄的渴望。

范遠瞻溫聲道：「勞煩老伯，幫我們秤一下。」

「兩斤六兩，八銅錢。」

范遠瞻數出錢遞過去，范溪喜孜孜地提著用草繩綁好的肉骨，兄妹倆迎著西下的夕陽，一步一步往家趕。

當他們到家的時候，外婆正在收辣椒乾。

他們的母親是個勤快人，平時會將菜地種得滿滿當當，一年到頭，家裡各樣菜都有。

只是這段日子，她臥病在床，他們三人為了籌錢都忙翻了，地裡自然就疏忽了些，雖說拔草澆地施肥等還在做，更精細的卻是有心無力。

前兩日范溪見地裡的辣椒紅了不少，還想著什麼時候要摘點回來曬，不想外婆已提前曬上了。

聽到動靜，柴氏回頭，見他們兄妹回來，立即笑開，臉上笑紋舒展，「回來了，可累？」

「不累。」范溪提起手中的腿骨晃了晃，笑道：「外婆，我買了豬腿骨回來吃。」

「怎麼買了肉回來吃？」

「今日掙著銀錢了，買點骨頭燉湯給娘補補。娘如何了？」

「好多了，下午妳出門後還與我說了會兒話呢。」

兄妹兩人趕緊進屋看娘親，安娘難得清醒，看見一雙兒女，虛弱地笑笑。

「我聽你們外祖母說，溪兒今日背了菌子去賣？」

「嗯，掙了一百多銅錢。」范溪高興的說：「我明日還要去，到另一頭的山裡再採點菌子。」

安娘摸摸她瘦小的手，慈愛道：「妳這一日不停地轉悠，會不會太累？」

范溪露出一口白牙，「無礙，其實也不算成日轉悠，我賣菌子時光坐在陰影下等客人上門就成。」

「都怪娘這身子，真是難為你們了。」安娘拍拍她的手，看看她，又看看兒子，殷切地囑咐，「銀錢要掙，身子亦要顧，不能太過勞累。」

「娘您放心吧，我們心裡有數。」

「大哥，你陪娘說話，我去煮湯。」

「去吧。」

范溪抬腳出去，廚房中，柴氏正在洗菜切菜，見到她，老人家笑問：「溪娘，晚上吃茄子冬瓜可好？」

「好。我再涼拌些蕪菜梗，後加道豬骨湯。」

「這外婆便不會了，妳來。」柴氏讓出位置，朝她慈愛一笑，「下午累著了嗎？不然明日外婆去採菌子賣，換妳在家看顧妳娘吧？」

范溪搖頭。「不累的，而且外婆不知道哪裡有菌子，還是我去吧。」

說著便將圍裙繫上，挽起袖子，先將腿骨洗了，把上頭附著的一些肉剔下來，等會給她娘煮粥時加到粥裡頭，讓她用點肉粥，增強營養。

祖孫倆動作很快，不過片刻，茄子冬瓜便好了，骨頭湯也已熬上。

范遠瞻從屋裡出來，在門後拿了鋤頭往外走。

「大哥，你要去何處？」

「我去稻田那頭看看，天氣熱，不知田裡缺不缺水。」

范溪聞言忙道：「我亦去，大哥，你等等我。」

「妳去做什麼？」

「我去摘點蕪菜，晚上好拌些蕪菜梗，順便再去看看能不能捉到泥鰍。泥鰍剁碎了熬粥十分滋補，今日正好有骨頭湯，放在一起熬就不會腥了。」

見她說得頭頭是道，范遠瞻站在門口笑，「成，妳與我一起去，快去拿東西。」
「哎。」

九月的天氣，到處都是泥鰍，若是下田，一腳下去，能踩到好幾條。

范溪盯著腳下的泥鰍，趕忙合掌去撈，可泥鰍靈活，十次都撈不著一次，她趕忙換成用簸箕去舀。

范遠瞻在田埂處巡視一圈，又挖出缺口來，堵好溝渠，放水進去，這才回來看妹妹折騰。

這邊的人家都不怎麼吃泥鰍，一是捉泥鰍終究要費點功夫，很多人都沒空來抓，另一個就是泥鰍不怎麼好吃，處理後除了頭尾之外，也就剩一把骨頭，還得費油來做，要不然會腥。

用了簸箕後，范溪沒怎麼費力就捉了十來條泥鰍，放在木桶裡。

「這泥鰍挺大條。」范遠瞻瞧了眼，接過妹妹手裡的簸箕，「我來。」

天色已黑，遠處天邊出現幾顆星子，晚風吹來，有些冷。

范溪在一旁的溝渠裡洗乾淨手腳才重新穿上草鞋，「大哥，我明日想上那邊的牛頭山採菌子。」

「何時去？」

「日出時便去，我早些去早些回。」

范遠瞻「嘩啦」一聲將簸箕提起來，「我還不知道妳嗎？說早點去是真，早些回卻不一定了。明日我與妳一道去，採完菌子再回來吃早飯。」

「你若跟我去，趕得及上工嗎？」

「怎麼會趕不及，今日我不還去接了外祖母來？」

范溪也不反駁，「那我們明日便去遠一些的地方採吧？雨花山那頭極少人去，菌子定然不少。」

「雨花山便雨花山，不過我得先說好，日後我若不能跟妳去，妳一人可不許去那等深山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范溪見他撿了許多，忙道：「大哥，夠了，我們回家吧，再多也吃不完。」

范遠瞻聞言便收手，將簸箕掛在鋤頭上，另一頭則掛著木桶，挑著回家，旁邊還跟著只到他腰際的妹妹。

路旁還有成熟的桃金娘，范遠瞻順手摘了幾顆又大又黑的果子遞給妹妹。

兄妹倆回到村裡的主路後，范積蘊亦背著書筐歸來，正巧就在他們前頭。

范溪揚手，脆生生喊了一句，「二哥。」

范積蘊回頭，正巧對上妹妹彎彎的眼睛，便也笑開了，「大哥，溪兒，你們下田去了？」

范溪三步併作兩步追上駐足等著的二哥，「嗯，我們剛去田裡撈了些泥鰍。」

待三人一起回家，柴氏已將晚飯做得差不多了，范溪很快將泥鰍處理好，剁碎了攪在粥裡。

他們現在還買不了太好的東西，不過娘得多吃點魚肉補補，身子方能好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一鍋粥就做了出來，米粒熬得稀爛，粥裡的泥鰍鮮美，放點蔥花，再滴兩滴油，香氣便直往人鼻子裡鑽。

柴氏原本在房內照顧女兒，見她那鍋粥做好端來，眼睛裡又有淚光，拍著范溪瘦弱的肩膀，將她摟在懷裡，感慨道：「我們溪兒長大了，有出息了，家裡家外都是好幫手。」

想到外孫和外孫女都有出息，女兒的好日子還在後頭，老人家很是欣慰，眼淚也止不住的掉了下來。

安娘見她娘這模樣，忙安慰，「娘，您莫哭了。」

「哎，我不哭。」老人家將女兒扶起，伸手抹了把臉，笑道：「妳快喝粥，裡頭又是米又是肉，還有泥鰍，聞著可香了。」

今天有外祖母在，范遠瞻幫不上忙，便在床前扶著母親，讓外祖母一口一口地給她餵粥。

范積蘊和范溪則坐在另一旁，時不時跟母親說幾句話。

肉粥聞起來便非常香，哪怕安娘臥病在床，整天食慾不振，聞到這股味道都有些餓了，胃口自然打開了些。

兄妹三人見她一口氣喝了兩碗，心裡皆鬆了口氣。能吃的話，身子骨慢慢便能好起來。他們兄妹不怕她吃，就怕她吃不下。

喝了兩小碗後，安娘擺擺手，示意自己吃不下了，柴氏也不勉強她，幫女兒擦過嘴和手，又摸了摸被窩，覺得被窩不潮濕，便讓她繼續睡下。

出了裡屋，范溪高興的壓低聲音對兩位兄長道：「娘今日瞧著好了許多，想來黃大夫開的藥不錯，明日我們再去抓兩服。」

「是該如此，過兩日我再去接黃大夫過來瞧瞧。」

黃大夫開的藥十分名貴，一服藥就要五十多個銅錢，也就是他們願意咬緊牙關想法子買來試試，若換成別人，恐怕就吃不起這個藥了。

他們幾人在客廳擺開桌子用飯，今日有骨頭湯，煮冬瓜，涼拌蔬菜，蒸茄子，外加香噴噴的雜糧飯。

由於掙著了銀錢，一家人心情都十分好，亦不拘食不言的規矩，一邊用飯一邊說些雜事。

范積蘊一嘗那茄子，眼睛亮了幾許，禁不住稱讚，「這茄子味道真好！」

柴氏笑笑，「先前蒸粗糧飯，溪兒在飯上放了兩根茄子，茄子蒸熟後拿下來將茄子肉撕開，再拌一點油跟辣子進去，還放了蔥花，這樣多佐料，味道能不好？」

范遠瞻點頭，「溪兒巧思多，前些日子泡的筍丁也好吃。」

「大哥想吃那個了？若想吃，明日我們採完菌子，再去挖兩根筍。」

「確實饞那味。」

范溪期待的點點頭，「待明日賣完菌子，再去買些板油，放點油下去，筍丁能做得又鮮又香。」

范遠瞻還來不及接話，柴氏忙道：「可不敢日日吃得那麼好，現在正是用錢的時候，錢花完了，日後怎麼辦？」

「外婆，我們幾個都在長身體呢。您也勞累，若不吃好一點，身子骨累垮了，那可就糟糕。」想了想，范溪又補充，「飲食方面的銀錢是小錢，可不能省。」柴氏聽著也有理，歎口氣道，「也是，你們幾個還小，都要多吃點，好好將養身體。」

「外婆，您莫擔心，我們每日掙的銀錢不少，吃肉這點不過是小錢。」柴氏聽她這麼說，心裡多少認同，不過還是交代，「家裡還有兩刀臘肉，先吃那個，暫莫買肉了。」

「也成。」

有外婆在，他們省事不少，用完晚飯，柴氏接下洗碗的活，催他們趕緊去洗澡，大家便能各自去歇息。

累了一日，兄妹幾人一躺下，很快便睡著了。

第二日，范溪和范遠瞻早早起床，欲上山採菌子。

不想范積蘊也跟著起床，想一道去。

范溪望著俊美如玉的二哥眼下那抹青黑，擔憂道：「二哥，你昨晚抄書抄到那樣晚，等會兒又要去學堂，還是別去了吧？」

范積蘊背上背筐，溫和卻堅持地笑回，「無礙，我去一個時辰便回來。」

范溪明白二哥也想為家裡盡一份力的心思，也不再勸，兄妹三人便頂著熹微的天光上山去。

這日他們三人一道出手，共採得四十來斤菌子，范遠瞻決定去縣城上工時先背去一筐，剩下則由范溪用過午飯後再背去。

中午柴氏在家，編了些柳條籃子，范溪一道帶上了。

今日的生意果然沒有昨天那麼好，直到天快黑了，她才將菌子賣完，共掙得一百五十七枚銅錢。

第三日他們再去，街上已有人跟她一道賣，那人的菌子瞧著雖不如她的整潔喜人，卻比她便宜，雜菌三個銅錢一斤，名貴的菌子五個銅錢一斤。

收攤時，范溪心情有些沉重，「大哥，山上的菌子採完了，還有人跟風，短時間也不好再採，得再琢磨賣點其他的了。」

兩人一邊回家一邊說，聽聞妹妹說出想賣炒田螺之後，心裡有些不贊同，「賣炒田螺能賺幾個錢？」

范溪卻一臉正色，「大哥，你莫小瞧這炒田螺，要是弄得好，有不少人願意吃呢。我們也不多賣，一碗三四個銅錢總賣得出去，待我們弄好，不又是一筆銀錢？」

范遠瞻望著妹妹沉靜的臉，「話是這樣說沒錯，然而炒田螺比賣菌子費神得多，田螺得下河去摸，回來還要去尾殼，炒製後還得運到縣城去，妳一個小姑娘怎麼做得來？」

「如何做不來？」范溪倔道：「家中便有個黃泥爐子，待明日向蓮娘家借幾塊炭，我們便能一邊生著火一邊賣田螺了，我就在你店的附近賣，大哥可幫我背爐子過

去，剩下的事我來便成。」

范遠瞻仍不大放心，然而妹妹已經這般說了，他亦不好太過反對，「妳若有信心，我們明日便試試。」

范溪輕輕「嗯」一聲，輕聲道：「賣菌子這條路已走到頭，總得變上一變，不然今日一人跟著賣，明日兩人跟著賣，我們忙一整天也掙不著什麼銀錢，娘那頭每日的藥錢便要五十多個銅錢，家裡現今也只有兩百多銅錢了，不思量著換個法子，怕是過兩日錢便不夠用了。」

范遠瞻扶著她瘦弱的肩膀，不甘地低聲道：「兄長們無用，苦了妳了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范溪對他露出粲笑，「若非兄長們，家中早就散了。」

兩人回家後，趁著天還沒全黑，范溪打算再去地裡撈田螺，她捉泥鰍時就發現溝裡有不少田螺，現今正好用得上。

范遠瞻提著背筐同她一道去，兩人沿著溝渠，從村莊下游往上走，一直到河邊。九月河水已開始變冷，尤其太陽一下山，更是水涼浸骨。

范遠瞻接過妹妹手中的田螺時摸到她的手，感覺跟摸著一塊冰一般，當下吃了一驚，「怎麼這樣涼？妳快上去。」

范溪卻不願，「我不冷。」

范遠瞻皺起眉，不由分說的抬手一抱，單手勒著她的腰，將她放到岸上去。

范溪驟然騰空，嚇了一跳，「大哥！」

「叫我也沒用，在上頭待著。」范遠瞻嚴肅地示意她將鞋穿好，「若不慎受涼生病，有得妳受！」

范溪見兄長真的不高興了，只好乖乖收回腳，抬腳在自己裙子上蹭蹭，轉過去穿草鞋。

她方才一直挽著裙子摸田螺，裙子不慎被浸濕了些，此時貼在腿上怪不好受的，她不敢跟大哥說。

穿好鞋，她在岸上跟著大哥一直往前走，直到已經離村子老遠，兩人方收起籬筐回家。

范遠瞻拿扁擔將籬筐挑在肩上，一挑才發覺大致有四五十斤，不由得暗自心驚，沒想到田螺竟那麼多。

田中農活忙，村人的心思大多撲在家裡那一畝三分地上，且田螺這東西亦不怎麼好吃，一個螺裡頭沒什麼肉不說，若是炒得不好還很腥，一般人家可無心去做那樣細緻的飲食。

他們村裡村外這些溝渠已有三四年無人撈過田螺了，故一顆顆都長得極大。

兩人將田螺拿回家，準備仔細清洗，柴氏見他們將田螺倒到木盆裡鋪開，不禁驚呼，「這樣多，明日可賣得完？」

「應當可以，實在賣不完也只能算了，反正這田螺不需花什麼本錢，便賭一把吧。」

范溪聳聳肩道。

范遠瞻趁著天還未全黑，又趕忙到村裡的古井前挑水，他得將水缸裝滿，一家人晚上才夠水用。

范積蘊不多時亦背著書筐回來了，一進門，便滿臉喜意地將手中的布囊遞給范遠瞻，「大哥，溪兒，前幾日抄書的銀錢結回來了，一共二百三十文。」

范溪驚喜不已，「怎麼那樣多？」

范積蘊見妹妹眼睛發亮，可愛得禁不住摸摸她的腦袋，「不算多，我幫人抄了兩本書，大哥也幫著抄了十來份卷子，錢全在這了。」

范溪興奮得直拍手，「那麼興許再過幾日，家中便能攢下半兩多銀子了。」

幾人高高興興地用過晚飯，便點起竹篾來剪田螺。

家中的剪子就一把，於是范遠瞻又到隔壁蓮娘家借了柴刀，范溪用剪子剪田螺尾，他和弟弟則將田螺小心放在木砧上，用柴刀輕輕一敲，田螺尾便能敲下來，若不小心碰碎，還能將碎田螺收起來餵雞。

柴氏一直陪著他們，兄妹三人一直弄到亥時，方把所有田螺都處理完。

這會兒田螺還未死，得放於木盆中吐沙，范溪在盆裡擱了點鹽，希冀田螺明日一早便能將沙吐乾淨。

這日她睡得很不踏實，一晚起了數次，將田螺清洗換水，再加鹽。柴氏與她在客廳裡同眠，感覺到動靜，忙與她一道起來忙活，祖孫兩人就這麼睡睡醒醒好幾次，最後一次范溪起來查看，見盆裡的水已算清澈，雜物不多，想來田螺吐沙應當吐得差不多了，心裡登時鬆了口氣。

雖有些勉強，但明日應當能將田螺炒來賣了。

Crescent Family